



美陸戰隊應借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潛艦作戰經驗，建立一支能依據指揮官企圖獨立作戰的部隊，能隱匿其行蹤直到決定接戰為止。

(Source: USMC/Jacob Wilson)

● 作者/Thaddeus Drake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洪琬婷

因應海上拒止 的新思維

Marines Needs a New Mental
Model for Sea Denial

取材/2021年10月美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October/2021)

美陸戰隊必須創造一個跳脫地面作戰思維的新心理模式，來取代其既有防禦作戰模式，方可在未來海上拒止作戰中有效發揮戰力，支援遂行聯合作戰任務。



過去20年來，陸戰隊與海軍的共識仍停留在海軍負責處理海上作戰，而在轉換至灘岸戰鬥時，方由陸戰隊接手。

(Source: USN/Jonathan D. Berlier)

心理模式(或稱心智模型)是人類理解複雜世界的工具。人們會建構簡單的圖像，以協助下達決心並解讀各種狀況，同時建立自身世界觀。¹ 然而，心理模式理論也發掘出人們理解世界的一項關鍵限制因素：假如某項事物無法融入先入模式(Preexisting Model)，就往往會遭忽略或錯誤解讀。假如既有模式的背景條件發生特定改變，就可能無法再作為理解某些事件的可用起點，其中落差將會混淆，而非幫助形塑認知。

當美陸戰隊進入一個地緣政治與內在條件同

時發生改變的時代，必須反省既有心理模式並與時俱進，方能肆應今日世界需求。

海上拒止任務

現任美陸戰隊司令柏格(David Berger)上將在其2019年〈陸戰隊司令計畫方針〉中表示，希望重新塑造陸戰隊，以遂行海上拒止(Sea Denial)任務，進而支援海軍行動。² 此項作為已經展開：陸戰隊濱海作戰團(Marine Littoral Regiment)的驗證工作已然展開，而裁撤某些過時戰力的任務也

在進行。在陸戰隊持續發展海上拒止任務的過程中，需要新的心理模式予以支持。事實上，須教育陸戰隊，以支持有關其支援海軍艦隊行動時，必須執行多重可能行動的新思維。

目前，陸戰隊的思想教育體系及其主要訓練管道，基本上都是針對地面作戰行動。其研究與尊崇地面作戰理論家和戰法的程度，遠遠高於海上，而在過去大約20年間所體驗的戰鬥行動更像是第二支陸軍。即便過去20年來陸戰隊仍然搭乘海軍軍艦，共識上往往卻都是海軍負責處理海上作戰，而在轉換至岸際作戰時就由陸戰隊接手。³ 雖然這在本質上並沒有錯，但此種思維只帶給陸戰隊唯一種基本心理模式——就是地面作戰。

隨著陸戰隊成立一支可在廣泛型態地理區域執行海上拒止行動的部隊，便需要某些例證，以幫助幹部建立跳脫既有地面作戰範疇的心理模式。

現代海軍思想家通常都將海上拒止的本質視為防禦任務，但這與許多陸戰隊官兵在思考如何執行這些行動時所聯想的

地面防禦作戰，僅有少許相似之處。⁴ 支援海軍艦隊海上拒止行動，和多數陸戰隊員在思考「拒止」(Denying)敵人獲得某些條件時，腦中會浮現的那種以步兵和裝甲部隊為主之戰術防禦行動，其實有一些關鍵上的差異。

海上拒止在美陸戰隊準則1-0〈陸戰隊作戰〉(Marine Corps Operations)中最類似項目可說是區域防禦。依據準則內容，區域防禦為「拒止敵人取得關鍵地形或設施達一定時間……其重點在於利用多個相互連結的陣地阻滯敵人，運用我軍機動

與火力加以殲滅，以確保地形地物」。⁵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機動防禦或許更為類似，雖然對海上拒止作戰而言，這將需要大量海軍機動打擊部隊，而這在未來很可能仍非陸戰隊單位能力所及之範圍。陸戰隊準則1-0指陳機動防禦需要機動力和打擊戰力——在對抗實力相當之敵海軍的海上拒止行動中，這意味著需要大量戰艦。⁶

某些陸戰隊員所曾討論的第三個廣泛性概念，是運用「制止部隊」(Stand-in Force)在敵人武器接戰區(Weapon Engage-



美陸戰隊員應跳脫地面防禦作戰的心理模式，才能逐漸發展並支援海軍艦隊執行海上拒止行動。

(Source: USMC/Luke Kuennen)



ment Zone, WEZ)範圍內奪取並占領某個位置，從這裡遂行海上拒止作戰。某些人將瓜達康納爾群島的「瞭望塔行動」(Operation Watchtower)視為是此類型行動的最佳範例。⁷ 然而，在許多方面，其可能更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遠距滲透部隊英軍欽迪特遣隊(Chindit)和麥瑞爾突擊隊(Merrell Marauders)。⁸

雖然這些概念模式都有部分用處與關連，實際上多數陸戰隊員在思考防禦作戰時，都會想起先前實際執行防禦的經驗。對多數陸戰隊員來說，這些經驗是入伍訓練時的野外演習。事實上，每一位現役陸戰隊員幾乎都曾在兵科學校體驗過如何建立戰術防禦陣地(挖掘工事)。更資深的陸戰隊員甚至會回憶起過去50多年來在加州二十九



美海軍莫頓少校在1943至1944年指揮「棘鰭魚號」潛艦(USS Wahoo)執行作戰巡弋的經驗，就是陸戰隊在海上拒止任務上可參考的範例：獨立作戰；在執行任務前，瞭解所望最終目的；避免為敵發現；發現目標後予以接戰；持續作戰直至所有彈盡援絕為止。

(Source: U.S. Naval Institute Photo Archive)

棕櫚鎮基地(Twenty-nine Palms)執行各種演習時設置陣地的經驗，甚至在實際地面戰鬥行動中的類似體驗。

運用這些經驗作為執行海上拒止作戰的基本心理模式，會產生許多問題：前述防禦經驗的實際距離(相較於現代海軍作戰範圍)都很短，而且都是在軍事訓練區域內不受干擾、受管制的環境中進行，其中沒有平民、沒有派遣飛機時在架次分配上的爭奪、不會發生火協中心把火力從大致上無重要性(較無風險)的單位，優先移撥給其他單位使用，而且不會有掌握最終控制權之統合作戰指揮官從中指揮。許多陸戰隊員平時認知的那種「有射程距離圈、障礙阻絕和接戰區域」的防禦，不會是在那種「陸戰隊依據既有防禦作戰模式，設法運用海上拒止兵力」時，會遭遇許多問題的防禦方式。

當陸戰隊開始思考海上拒止真正意義為何時，最佳選項是揚棄地面作戰模式，設法發展出另一套截然不同心理模式，即許多陸戰隊員大多不曾思考過的、戰役所發展之心理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潛艦作戰。

太平洋戰役中的潛艦作戰

潛艦作戰表面上和陸戰隊作戰幾乎沒有任何共通點，不論是否支援艦隊行動皆然。然而，就此個案來說，表面特徵會讓人誤解。潛艦作戰行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太平洋戰役，提供了塑造新興海上拒止概念的可用模式，有以下數點理由。

首先，在廣泛戰略概念上的層次，應用美海軍

戰略理論家懷利(J. C. Wylie)稱之為「累積戰略」(Cumulative Strategy)的方法，極可能是運用分散各地陸戰隊海上拒止兵力的最有效方法。太平洋潛艦戰役就是運用累積戰略：潛艦戰是隨時間不斷累加且重點置於全般效應，以達成特定目標的一套非連續步驟。這是思考未來陸戰隊作戰的有效方式。不同於美陸戰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跳島作戰」方式，在太平洋(或全世界各地濱海地區)遂行作戰任務的現代美陸戰隊員，並非必然要設法達成一連串明確目標(懷利的「連續式戰略」)，反而應以他們能發揮戰力的時機和方式，來接戰並擊敗廣泛型態的各種敵軍部隊。⁹ 依照目標優先順序並結合空中武力和艦隊活動，此種累進行動可以透過不同方式，達成戰術乃至戰略層級的各種所望效應。換言之，太平洋潛艦戰役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負責支援對日本的戰略經濟封殺、作戰層級的戰場空間隔絕，以及多個地點的特定艦隊戰術行動。¹⁰

其次，特定的戰術方法論也



在「大規模演習21」(Large Scale Exercise 21)的演習課目中，海軍陸戰隊遠征艦船阻絕系統(Navy Marine Expeditionary Ship Interdiction System)搭載海軍打擊飛彈(Naval Strike Missile)參加實彈射擊演習。遠征前進基地的陸戰隊員針對聯戰部隊擬定目標打擊方案，而後再變換到新的射擊陣地。

(Source: USMC/Nick Mannweiler)

同樣值得討論。「制止部隊」概念導致某些人開始支持以瓜達康納爾戰役作為海上拒止作戰的參考模式。瓜達康納爾戰役雖然可以用來闡釋如何從孤立位置進行兵力投射，但卻較不適用於今日集中精準火力擴散的條件。事實上，「制止部隊」採取的海上堡壘(Maritime Fortress)模式，在面對今日實力相當的對手，其所具備之目標鎖定與摧毀能力時十分危險。但仍有某些思想家認為各種現代戰力可能會讓海上堡壘得以存活，甚至在海上拒止作戰中發揮極佳效果。¹¹

儘管如此，美陸戰隊不可將「制止部隊」敘述成是現代版的瓜達康納爾戰役部隊，反而應該想像這些兵力利用潛艦遂行作戰：他們是一支能在敵軍武器接戰區內任意機動的單獨火力。太平洋戰爭中大部分潛艦戰基本進行方法，均包含幾項簡單指導原則：

- 一、單艦作戰(戰爭初期)或小群作戰(戰爭後期，約三艘潛艦)。¹²
- 二、在離開港口前，完全瞭解上級指揮部的所望目標戰果為何。
- 三、除非以刻意曝露為目的，



否則不要被發現。

四、當發現值得擊沉的目標且符合目標優先順序，立刻發動攻擊。

五、持續執行第三和第四項原則，直到耗盡所有攜行彈藥或油料。

此種運用方式的著名例證包含莫頓(Dudley “Mush” Morton)少校，他在1943到1944年所執行的作戰行動以及歐肯(Dick O’Kane)少校的滲透行動，還有其他許多較不知名的例證。¹³

如能結合此項模式和美陸戰隊從〈陸戰隊司令計畫方針〉頒布以來所倡導的一些特定想法，這將會是個致勝組合。¹⁴ 不在濱海地區建立「防禦」陣地，此模式應創造具有攻勢思維的機動打擊單位。遵循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潛艦部隊所採用的原則，這些單位應該保持隱匿並機動至其能出現、接戰並變換回隱匿機動狀態的位置。他們必須能保持無線電靜默、周密管理資訊和電磁頻譜蹤跡、在整個戰場空間範圍內任何機動(包含海上和陸上)、偵知敵軍航跡或從鄰接友軍獲取目標資訊，並且在毋須請示的情況下自動接戰目標。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潛艦，這些陸戰隊單位必須抱著「願意冒險」的心態。正如同太平洋艦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認知，損失潛艦並不會是左右戰爭結果的大事，而損失陸戰隊濱海團部分單位，在面對實力伯仲的對手時，更是可以接受的代價。最終這些部隊必須保持隱匿，大致上可以獲得防護；能夠依據自身對於交戰規則、目標識別及建制戰力的瞭解，辨識並且接戰目標；另依據原先指定的目標前例、接戰原則或其他命令接戰敵軍部隊，除非另有指示、彈藥耗

盡、或必須進行其他補給等情況。

此種獨立、分散且累進之戰略，可以解決許多影響陸戰隊單位與海軍部隊介接能力中最困難問題，也能直接協助海軍遂行戰役。¹⁵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潛艦部隊持續有別於艦隊中的其他部隊，勇猛頑強地獨立作戰，而且通常不是直接支援艦隊戰術行動。然而透過他們不斷累積海上拒止戰役成果，仍可對戰爭產生重大影響。陸戰隊「制止部隊」也可以創造類似累進效應，並且在必要情況下，還能直接支援艦隊行動，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潛艦部隊一樣。

潛艦用在支援艦隊戰術行動時，能協力作戰層級隔絕、縱深截擊、以及其他協力艦隊以執行特定任務(攻擊敵軍作戰艦隊、執行兩棲突擊等)。¹⁶ 吾人可以想像，在現代想定中艦隊由「外突入」進行作戰的情況：陸戰隊「制止部隊」截擊敵軍艦隊並且隔絕主要作戰區域，協助友軍艦隊取得行動自由與部分制海權。這些陸戰隊的「獵殺團隊」不是要設法建立等待敵人艦隊衝入的防禦「水面」，而是要在激烈對抗的戰場空間中活動，並且在確認特定敵軍目標後將其擊沉。

海上拒止包含各種類型廣泛可能任務。事實上，廣義遠征前進基地概念可以納編無論數量的可能單位，從F-35型戰鬥機前進械彈油料補給點、支援反潛飛機基地，乃至可提供更佳海上領域狀況覺知的早期預警陣地等。然而，深入敵軍武器接戰區，將會是海上拒止作戰最激烈的場域。建立擁有交叉火網、障礙阻絕計畫以及交戰區域明確的防禦陣地，是許多陸戰隊員本能上會想到的樣貌。如同任何熟悉的心理模式，其固有

之思考習慣就像是穿上習慣的軍靴一樣；在熟悉的想定中，添加些許修改相當方便而且簡單：想像不是棕色沙漠而是藍色海洋；或是想像不是裝甲和步兵而是敵軍軍艦；或者想像不是管式砲兵而是反艦巡弋飛彈等。雖然這是在本能上可以輕易轉換位置的簡單想法，但以地面戰模式作為陸戰隊思考海上拒止的主要方式會是個錯誤。讓勇於冒險的特定部隊，直至決定接戰前隱匿於敵陣中，保持靜默並依據指揮官企圖達成累進效應，

才能提供更多戰場致勝機會的想法。可用在教育部隊的一項重要模式，則是美陸戰隊幾乎從未想過的，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無聲部隊」：潛艦。

作者簡介

Thaddeus Drake中校現任美陸戰隊第24團第1營鑑測教官。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Peter M.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174-78.
2. Gen David H. Berger, USMC, *Commandant's Planning Guidance*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2019), 23.
3. 作者曾在美海軍和陸戰隊高階幹部的談話中聽過這些討論。
4. For discussion of sea denial as strategy, see Sam J. Tangredi, *Anti Access Warfare: Countering A2AD Strategi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3), 36-38. Also see Milan Vego, *Maritime Strategy and Sea Denial: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04-20.
5. Marine Corps Doctrinal Publication 1-0 (MCDP 1-0),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2019), 8-7.
6. MCDP 1-0,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8-5-8-6.
7. Staff,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How to Fight and Win the Single Naval Battle: Operation Watchtower's Relevance Today," *Marine Corps Gazette*, April 2018, 86-87.
8.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Merrill's Marauders: February-May 1944,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Washington, DC: U.S. Army, 1990).
9. J. C. Wylie, *Military Strategy: A General Theory of Power Control*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67), 24-25.
10.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see Craig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89-97. Tactical/special missions, see Charles A. Lockwood, *Sink 'em All* (New York: Bantam, 1951), 355-56.
11. Shang-su Wu, "The Modern Naval Fortress: An Additional Sea Denial Option for Coastal States," *Defence Studies* 18, no. 1 (March 2018): 76-94.
12. Symonds, *World War II at Sea*, 590-92.
13. Clay Blair Jr., *Silent Victory: 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5).
14. Jake Yeager, "Expeditionary Advanced Maritime Operations: How the Marine Corps Can Avoid Becoming a Second Land Army in the Pacific," *War on the Rocks*, December 2019.
15. For examples of some of the outstanding issues with Marine Corps force design efforts, see Gen David H. Berger, USMC, *Force Design 2030*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March 2020).
16. For Examples, see Ian W. Toll, *Twilight of the Gods: Wa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1944-194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20); also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Two Ocean Wa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